**青年社会心态表征：佛系话语实践的双重性**

许超[[1]](#footnote-1)

【摘要】：2017年底，“佛系”话语引起了各界讨论，但它也与其他流行词的命运类似，是一触即发并瞬间消散的。截至2019年末，“佛系”话语已经淡出流行视野。不过，关注度的降低并没有影响使用者对“佛系”话语的征用和实践，使用者在“佛系”话语实践既促进了流行话语的大众化传播，也表现了其面对社会生活的心态和对自身社会角色的理解。

【关键词】：佛系；话语实践；青年

近5年来，青年的社会心态表征持续受到关注，特别是带有“消极”，“沮丧”等判断的网络流行词。从时间链条上看，2017年年初最火爆的青年心态流行语是“丧”，围绕“丧”产生了一系列“丧文化”。2017年底，“佛系”[[2]](#footnote-2)成为了“丧”的后继者。2017年12月12日，中国大陆媒体第一次命名和阐释了“佛系青年”的内涵：形容青年在面对社会活动时会表现出的态度：不在乎，不计较，看淡一切。可以被总结为“都行，都可以，没关系。”[[3]](#footnote-3)随后，“佛系青年”和“佛系话语”在社交网络中又一次被流行，它也成为形容词覆盖了青年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综艺节目，恋爱，养生都可以是佛系。“佛系”从生产到被青年迅速使用和标签化自己的过程十分迅速。[[4]](#footnote-4)本文试图关注青年对佛系话语的实践运用，探讨“佛系”在被实践运用的过程中是如何展现青年对自身社会处境的理解？

**一、“佛系”话语的两种实践情境**

“佛系”话语在落地到实践中时，常因不同的使用语境而表现出青年截然相反的态度。一面是在社会交流中的“无条件”接受，无强烈的个人态度；另一面则是在自身生活选择中强调“佛系”带来的“自由感”，实践与社会评价割裂的尝试。

在与社会他人交流中，“佛系”被渲染为一种“大包容”的“生活态度”[[5]](#footnote-5)。“都行，都可以，没关系”是降低个体与各种事件的关系，接受同质化的社会声音，取消有效对话和争论的直接反应。譬如媒体对“佛系工作”的描写：“刚工作时，有临时项目还会主动要求加班。现在不至于了，但需要加班也不抗拒。耐性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吧。不悲不喜挺好，上个班不要搞得死去活来。”这里的默认和包容是“去冲突”的一面，取消一切可能产生冲突的环境，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以“和平化”的方式进行。

但当回归到切己的事情中时，“都行，都可以，没关系”却表现为一种内涵微弱拒绝话语的生活方式。同样作为在媒体主导和被青年捕捉的符号性表征，如果在“丧文化”中看到是青年表达对社会生活不满的消极宣泄，那么“佛系”则使得青年对于社会有了新的反应方式：除了对这个世界表达开心或丧气的情绪以外，还可以选择站在道德高点的位置，消解对社会的情绪表达。“佛系”话语将自身和社会一切割裂开来，合法化了青年对社会生活的降低关注和不关注的态度，回归到个体的爱好和自我追求中，也为青年提供了从“普世”的评价标准中解放出来的机会（借口），重新建构属于个体自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凌驾于其他以“竞争”，“目标”，“成功”为核心的生活，“主张平淡和随遇而安”[[6]](#footnote-6)。当然，这种重构的过程并不流畅。在拒绝话语的使用过程中，“佛系”也会被认为是竞争社会的“调节器”，作为一种消解社会竞争中不良情绪的自我疗愈法。

总之，媒体借助“佛系话语”提炼青年的社会生活的状态，试图创造流行。而使用者在传播流行的过程中对“佛系话语”的征用与创造是并行的。在这过程中，“佛系话语”的双重应用如何得以实现，这种使用方式又如何表达青年在社会生存中的状态呢？

**二、自我保护的“包容性”**

青年对社会的消极包容和无视并不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从历史脉络看，青年的社会心态是随着社会角色的变化而改变的。南帆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社会角色的转折点，青年由此成为历史主角，具有积极，勇敢的特点。[[7]](#footnote-7)不过，虽然五四运动让青年从儒家长幼有序的文化秩序中解放出来，但革命的曲折性阻挡了青年实现革命理想的目标，消极和绝望心态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8]](#footnote-8)这一时期的消极心态不仅来自社会困局，不知路在何方；也有青年对自身价值和承担历史使命的不确定。20世纪80年代是青年社会心态的另一个转折点，陈映芳将80年代的青年理解为“大拒绝”的一代。[[9]](#footnote-9)80年代社会出现青年广泛离职，重新选择职业或出国留学的现象，而“大拒绝”心态可以被视为是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反应。90年代，一种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标的狭隘的功利意识在社会各阶层顺理成章地蔓延开来[[10]](#footnote-10)。以此为转折，青年的社会角色开始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发展和消费领域。青年对“社会”和“个人”的理解出现割裂，青年的社会角色也缩小为对自身生活的满足上。

除了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大陆青年的个体和社会的脱节思维也与网络技术相关。“90后”青年是与中国互联网技术一同成长的一代，网络成为青年认识和接触社会的主要媒介，也改变了青年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好奇心日报调查结论显示：绝大多数的人都通过社交网络获取公共事件信息（97.3%）[[11]](#footnote-11)。弗兰克·比弗·布拉迪在分析社会极端事件（自杀和社会暴力）时认为：“年轻人的早期成长岁月建立在与信息机器的持续关系中，而与他人面对面的肢体接触越来越少，使得自身受支配于与某种躯体既不具感性能力，亦不具理性能力的实体间的虚拟交流。”[[12]](#footnote-12) 在这种状况下，人的移情能力与感性能力都出现了一定的病态，他们没有团结，全体的概念，沉迷于个体的生活中。“佛系”实践中的包容特质正是以割裂社会关系为特征的自我保护。将自身与社会公共事件割裂开来，以自保的方式回归到个体自我的世界中。

从肩负改造社会的勇敢者到无力撼动社会图景的被动者，青年的社会角色连同变动着的时代一起扭转。在今天，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的消费者和弱势群体。“佛系”话语被迅速征用也与这一社会大环境相关，从80年代的“反讽”[[13]](#footnote-13)转向“自嘲”：我是佛系青年，没有感情的认同机器。对个体而言，“社会”变成一个略显空洞的概念，被简化为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组织网络，其中自我表达不重要，达成共识才是目的。在这种背景下，回到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新的可能也成为了方式之一，借助佛教的平和心态重新建构当下的社会心态，以包容和看淡一切的心态消极的处理社会生活。

**三、微弱尝试中的“拒绝性”**

除了用“佛系”态度处理社会人际交往，青年也借用“佛系”实践“微拒绝”的探寻——在自身可决定的领域中做出“反叛”行为。这一实践过程同样蕴含了青年对自身社会处境的理解和反思：其一，对“努力和成功”话语的认知挑战。在工作和学习中，青年越来越意识知识考核已经不能完全作为社会的筛选机制。他们很难通过知识获得更好的阶层生活，或者是期待的理想生活。可以看到，大规模使用“佛系”话语的人并不是过早被知识考核筛选掉的那批“小镇青年”[[14]](#footnote-14)。而是一大批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号召下进入教育体系，渴望实现阶级跨越的群体。但严峻的就业市场显然无法落实这样的神话，失望情绪令其迅速捕捉到“佛系”话语。从最初用在工作对话中的“佛系”话语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将自身塑造为“无欲无求”的社会类型。同时在借助“都行，都可以，没关系”的话语中大规模呈现了另一种社会思考逻辑：对“普世”的成功价值消极对待，将对结果的重视转到过程的享受中。

其二，“佛系”除了被用于描述工作和生活状态外，也被用于不同于消费社会和快节奏社会的“极简生活”的展示。“佛系”的“极简生活”轻松，无负担并且充满个人自由。在电视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15]](#footnote-15)中，电视编导将其中一期嘉宾的生活描述为“佛系生活”。节目将“佛系”与田园生活结合在一起，营造了脱离城市的喧嚣，园牧歌式的生活。这种“极简生活” 的宣传阐释也为当下青年提供了另一种生活选择：“佛系”的，去竞争的，“极简的”，但在心灵上是足够解脱的生活状态。从实践或者向往的心理看，“佛系”的“极简生活”既是对现有生活的放弃和另谋出路，也是对发自内心的“自由”选择的追寻。

从上述“佛系”实践运用的环境来看，“佛系”的“微拒绝”实践中包裹了一种对新的生活，新的价值标准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试图超越固化的思考逻辑的。本文认为这是重新思考“佛系”及一系列青年社会心态的重要切点：“佛系”不仅仅是逃避的借口，也是当青年面对各种失效的主流意识时，选择改变或者重新寻找路途的出口方式：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有限的自身选择的强调。

**四、余论**

表述青年心态的话语还在层出不穷，2018年6月，佛系话语的热度已经大不如从前，继“佛系”之后，出现了“无兴趣患者”[[16]](#footnote-16)。表征符号更新，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在征用中体现的青年对当下和未来的犹豫和想象：是沉溺于一套已经规范化的社会价值体系，还是寻求更加多元化的“真正的生活”的思考？阿兰·巴迪欧对青年说：“我仅仅希望，对于你们所有人来说，安定下来，有个工作，一个职业，并不是你们最优先的选项，而毋宁说最优先的选项是一种真正的思考，它就是梦想的孪生姐妹。”[[17]](#footnote-17)在“佛系”话语的实践的“双重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真正思考的火苗，也看到了青年在今天社会中的挣扎的位置：一面是在固有的社会逻辑中的挣扎：投入到心灵“毁灭性”的工作中，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缺少一种工作和生活的积极的态度；另一面是微弱的试探，在对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上，用“佛系”对自身标签化，合理化“别具一格”的尝试行为。从这角度，“佛系”话语不仅是被创造的流行，也在流行中被使用中借助去探寻和酝酿新的可能。

【参考文献】：

[1]南帆.代际与阶级：青年形象的理论坐标[J].学术月刊,2018(50): 118.

[2] 薛毅,钱理群.孤独者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4(7):23-25.

[3]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26-252.

[4]王晓明.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濒临”大时代的中国). 收录于王超华（2004）《歧路中国：当代中国顶尖知识分子探索歧路中的中国》，台北：联经，页255-82

[6] [意]弗兰克·比弗·布拉迪.假如我是蝙蝠侠-独狼式凶杀的心理及社会成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7.09.

[6] [法]阿兰·巴迪欧. 何为真正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08: 46.

1. 作者简介:许超（1994-），上海市，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文化研究。 [↑](#footnote-ref-1)
2. “佛系”一词缘起于2014年日本的一份女性杂志，这本杂志首先用“佛系”定义了日本男性青年——这些人被认为是更能专注自己的喜好，积极的进行自我管理的人。“他们外表看上去和普通人一样，但内心往往具有以下特点：自己的兴趣爱好永远都放在第一位，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做。”不过，“佛系”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的反响。相反，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大放异彩。 [↑](#footnote-ref-2)
3. 佛系工作：加班可以，反复修改文件可以，没有开心或者生气，耐性是最大的特征。

   佛系打车：司机到门口也行，自己走两步也行。

   佛系追星：不接机，不宣传，平淡追星。

   佛系买家：购物消费时不急躁不兴奋，一切随缘购买。 [↑](#footnote-ref-3)
4. 当“佛系”在网络上短暂流行时，《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站在“佛系”青年的对立面，以“斗战胜佛”的对话号召青年面对社会问题时要重新找到奋斗的意义。《人民日报》急切的唤醒“佛系”奋斗意义的评论似乎凸显了“佛系”应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此外，也有评论者认为“佛系”的戏谑性成分居多——青年借取“佛教”的意义进行自我表达，消解佛教中的宏大意义。可是这些讨论却忽视了“佛系”的产生和被广泛征用两个阶段，青年只是捕捉了媒体的“命名”，快速将其散布与再生产到生活中，青年征用“佛系”话语的实践运用却少有人关注。 [↑](#footnote-ref-4)
5. ——“有次陪客户改设计稿，从晚上8 点开始，一版一版地修。果不其然，改到凌晨3 点，客户终于说出了那句：“对比发现，还是第一版效果好。”

   ——我回了句“好的”。安安静静下班。 [↑](#footnote-ref-5)
6. ——项目没有做成功，没关系，佛系一些，不成功也是可以的。（来自网络佛系话语）

   ——一段感情面临分手，和平说声拜拜，我支持你的决定，不悲不喜开始新的生活。（同上） [↑](#footnote-ref-6)
7. 南帆.代际与阶级：青年形象的理论坐标[J].学术月刊,2018(50): 118. [↑](#footnote-ref-7)
8. 其中鲁迅《彷徨》文集中，《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可以被认为代表了青年的消极，绝望状态。 [↑](#footnote-ref-8)
9. 这批青年既受到70年代文革的影响，对威权主义充满失望和反叛，又被卷入8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浪潮，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形成“大拒绝”的特质。她认为“虽然离职行动与当时开放后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消费文化的热衷相关，但也可以看出年轻人脱离既有的社会系统及‘青年’的角色约束，并试图寻找与社会的新的结合点的行动。” [↑](#footnote-ref-9)
10. 王晓明认为，随着政治参与的降低，在2000年前后开始，青年与物质消费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一旦由‘党内改革派’和知识界主导的思想和政治改革迭遭挫折，公众的注意力就很自然朝改革社会经济、甚至仅仅是改善个人物质生活的方向偏斜，国家反正是搞不好了，还是多挣几个钱要紧。” [↑](#footnote-ref-10)
11. 好奇心日报:如今我们如何参与公共生活.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0346.html?share_from=app>。 [↑](#footnote-ref-11)
12. [意]弗兰克·比弗·布拉迪.假如我是蝙蝠侠-独狼式凶杀的心理及社会成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7.09. [↑](#footnote-ref-12)
13. 南帆认为，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中青年被塑造成抵抗官僚主义的主力，但青年却面临“揭露不代表铲除”的现状。面对无力更改的社会图景，“反讽”的话语成为自我排解的方式。 [↑](#footnote-ref-13)
14. 我曾经与中学辍学后的同学讨论，他是否会用“佛系”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他很诧异。对他而言，“佛系”的生活场景几乎与他的生活无关，他回应道“每天忙着赚钱和谋生，哪敢和自己说佛系，哪敢那么消极。” [↑](#footnote-ref-14)
15. 2018年由湖南卫视打造的“慢生活”综艺《向往的生活》，其中第4期《喧嚣与宁静都是生活》中提到了“佛系生活”的内容。而节目嘉宾对以“懒”为主要特征的生活回应为：“如果我能让你们意识到活得没皮没脸一点儿也没什么，人是可以开心起来的，就算我的回复吧，开心点朋友们，人间不值得” [↑](#footnote-ref-15)
16. 形容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致的人，比佛系还佛系，此类患者多出现于年轻人。同样是一种青年对社会事件拒绝的心态反应，这种心态比“佛系”的消极表现更突出。 [↑](#footnote-ref-16)
17. [法]阿兰·巴迪欧. 何为真正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08: 46. [↑](#footnote-ref-17)